



# 晏殊一生少波瀾 文章風格亦雅淡

很多人都認為「國家不幸詩家幸」，國家的衰落、社會的動盪、際遇的蹇滯，都會給詩人一種磨煉、一種激勵。春秋時代的屈原，唐代的李白和杜甫，都有着並不如意的人生；宋代的岳飛與辛棄疾，皆是壯志難酬。

這些例子，比比皆是，但總有例外的。宋代有位詞人，他自小自「神童」之稱，十四歲入試，被舉薦後更平步青雲，深得皇上賞識，官至宰相，他就是詞集《珠玉詞》的作者——晏殊。

對一般詩人來說，晏殊是幸運的。他少年得志，沒有跌宕的人生，一生就是那麼順風順水，沒有波瀾，也不用在仕途上跌跌撞撞。幸好這樣沒有讓他養成驕縱不羈、奢橫傲慢的性格。相反，他為人謙虛，性格溫和，而且唯賢是舉，范仲淹、韓琦、歐陽修、王安石皆出自其門下。

他不喜政治鬥爭，位居高位，更不用擔心生活的壓迫和仕途的變遷，造就了他那雅淡的生活態度。在他的詞曲裏，沒有那些消極頹廢或是奮戰求勝的口號，只有圓潤如珠、溫滑如玉、晶瑩剔透的文采。就以他的首首《浣溪紗·一曲新詞酒一杯》為例，全文是：

一曲新詞酒一杯，去年天氣舊亭台。夕陽西下幾時回？

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。小園香徑獨徘徊。

這是晏殊作品中最為膾炙人口的篇章。此詞雖含傷春惜時之意，卻實為感概抒懷之情。詞之上片重在思昔，下片則巧借眼前景物，重在傷今。全詞語言圓轉流利，通俗曉暢，清麗自然。詞中對人生的深思，給人以哲理性的啟迪和美的藝術享受。

詞中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識燕歸來」這兩句，流傳千古。有人說：「此兩句工巧而渾成、流利而含蓄。它聲韻和諧，寓意深婉，纏綿哀感，構成工整的對仗，表現出詞人的巧思深情，宛如天成。」此詞之所以廣為傳誦，其根本的原因在於情中有思。

用修辭學去看此聯，見其基本上用虛字構成。這是不容易的，《詞統》中稱：「實處易工，虛處難工，對法之妙無兩。」錢鍾書在《談藝錄》中也說：「律之對仗，乃撮合語言，配成眷屬，愈能使不類為類，愈見詩人心手之妙。」

既惜花，當然也會惜春。想到美好的春天即將過去，對詩人詞客來說，怎不有悲春之感？燕子秋去春來，反映季節更替，何嘗不是年華的輪轉？昔日一起同賞景致的人呢？又哪裏去了？這很多事物皆會有無

可奈何之感。小園香徑，獨自徘徊，也有無可奈何之愁緒。

談到小徑漫步，泛起愁思，我們會想到晏殊的另一篇作品《踏莎行·祖席離歌》，原文是：

祖席離歌，長亭別宴。香塵已隔猶回面。居人匹馬映林嘶，行人去棹依波轉。

畫閣魂消，高樓目斷。斜陽只送平波遠。無窮無盡是離愁，天涯地角相思遍。

「祖席」者，是古代出行時祭祀路神叫「祖席」，後來稱設宴餞別的所在就是「祖席」。官至宰相的晏殊，仕途穩順，並無波折。他筆下寫的離愁別緒，總帶着雅致和含蓄。那時天下一統，太平盛世，他是名副其實的「太平宰相」。在政治上他無大建樹，世人稱許的，是他的人品和作品——《珠玉詞》。

晏殊的詞有很多傷春悲秋、無奈流年似水，還有一些哀別離、思無窮之句。好像這首作品，開篇直接入題。講饒別宴席上，驪歌高唱，宴後就要長亭送別。哪怕風塵揚飛，擋住視線，馬上的居人和舟上的離人都不停回首望。因自此後，要登樓遠眺，才可稍解掛念之情。

在晏殊筆下，馬和船都像受到離愁別緒的感染。馬兒會替我隔着樹林哀嘶，船艙輕棹，也會蕩起水波流動。登樓所見，斜陽下平川千里，也像無窮無盡的愁



◆晏殊官至宰相，也留下很多膾炙人口的篇章。圖為晏殊像。資料圖片

思，如何傳送到天涯海角去？

有人批評，晏殊筆下寫的，是富貴式的閒愁，他並沒有像他的門生范仲淹有的那種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情懷，也沒有王安石為政治變革而誓死不渝。他的作品是理性成分較重，有着豁達的超然。

王灼在《碧雞漫志》中就稱讚他：「晏公獻公長短句，風流蘊藉，一時莫及，而溫潤秀潔，亦無其比。」大抵詞如其人，人亦如其詞，晏殊的《珠玉詞》，有作品130餘首，風格皆含蓄婉約，沒有大起大落的際遇和大喜大悲的人生，讓他成為「婉約派」詞人的代表之一。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

逢星期三見報

## 文苑英華

### 孔子請教老子 聆聽齊一之道

說到老子，大家總不期然想到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、「上善若水」等名句，心中總會把他想像成一個長着白鬍子、飄逸不羈的一個慈祥老人。但是，《莊子·外篇·田子方》着面的他，卻不是這樣的一個模樣。

#### 一副厭世樣 原來是神遊

《田子方》的第四節寫孔子見到老聃（老子的名字）。老子當時剛剛洗完澡，正在披頭散髮地把濕髮晾乾，木然呆立在一處，霎眼看去，完全不像一個活人。孔子這一下給嚇呆了，因為在他的印象中，老子並不是這樣模。現在眼見的他，一動也不動，看起來就是一根乾枯的木頭，給人的感覺就是「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」，用今日比較貼地的說法，就是一副「厭世樣」。

當然，所謂「厭世」，其實只是「出世」。老子回應孔子說：「我正在神遊於萬物初生之時的渾沌虛無之境」，所以心智被困住而失去知見，口雖能張開卻不能言說。」這個狀態的老子，大概正是神遊於物外，上接於冥冥大道。

這個「道」，「視之不見」、「聽之不聞」、「搏之不得」，而且沒有形體（寂兮寥兮）。顯然，這個「道」，是超逾了我們感覺知覺的作用，所以只能心領神會，而不能言說。再者，「道」是先於萬物所生，其之大，也不是我們能夠理解的。於是，老子在剛才神遊之際，心止住了知見，口停住了言說，因為他不能用人世間的「知見」去定義、感知「道」。倒過來說，能夠被定義、命名的「道」，又是否真正的「道」呢？

孔子聽說老子剛神遊於太初，於是便問此間情形。老子回答道：「我感到『至美至樂』，而由於得到『至美至樂』，我成為了『至人』。」聽到如此玄妙的說法，孔子自然不能輕易放過，說道：「願聞其方」。

#### 順應自然 萬物齊一

說到這裏，筆者也想一同向老子請教。事實上，老子的答案其實也像孔子之道，都是「一以貫之」——順應自然之道，力求與萬化冥合，與萬物齊一。

他說在這個大道之境，「草食之獸」、「水生之蟲」都不會擔憂失去了生存之所，我們盡可能順應自然，使之不會有大變化。而在這種情況下，喜怒哀樂之情就不會進入我們心裏。慢慢地，我們就可以與萬物「齊一」，即是達至「萬物是我，我是萬物」，彼此無二的境界。這時候，四肢已失去了作用，「死生」、「禍福」都像晝夜更替一樣，自然而然，我們心中是不會因此而所變化。

用今日的理解，就是只要做到這「與萬物齊一」的境界，我們就能明白「死生」、「禍福」只不過是一種循環往復的系統，不能因禍而悲、因福而喜。於是，心中就沒有喜與悲的情緒反應，時時刻刻都與大道契合。

孔子聽到老子這番道理後，馬上便讚美老子之「道」，並且自認自己對「道」的認識就如同醋罈中的飛蟲般渺小。這是多麼大的讚美！不過，筆者必須提醒你，這個故事是來自道家的莊子，而且很可能只是出自莊子門人之手……

◆葉德平博士（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）

## 思辯任我行

### 可以做非應該做 圍繞價值論倫理

應然型辯題是常見的辯題類型，辯論的一大意義就是討論一件事是否應該做。應然型辯題按主題劃分，又可分為兩個主要類型，一是政策型辯題，圍繞是否應該推行某項政策，另一是價值型辯題，討論某種涉及價值判斷的社會行為是否應該做。價值型辯題討論的主題往往給人較為廣泛、虛無的感覺，以至較難處理。今天就以一條比賽辯題為例，與大家討論如何有效建立一條價值型主線。

辯題是「父母不應有權選擇子女性別」，我們以正方為例，討論如何以「價值」為核心建立一條主線。什麼是「價值」？簡言之，就是要討論什麼是「值得／不值得」。就此，我們一開始就要從辯題為什麼「值得」討論入手，作為主線的背景鋪墊。例如在這條辯題中，可以指出現代生物科技發達，技術上可以選擇性別，然而「可以做」就等於「應該做」？這樣就將現實中的矛盾展示，有助聚焦。然後根據此矛盾，進一步提出問題：生

物科技的進步，是為了醫學用途，為了人的生命健康，但如果人只是為了個人喜好，而隨便使用這些科技，會否成為一種「濫用」？

提出問題（詰問）是打開價值討論的重要鑰匙。在順利打開後，我們可以提出相應的價值理念作為回應問題的核心。如這條辯題可以基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着墨，如子女不是父母的產品、附屬品，而是「家人」。在這種關係中，父母與子女同樣作為人，應該有相應平等的基本權利。這樣就扣上了辯題中「有權」這個涉及倫理討論的關鍵字眼。在此，正可以提出準則，此處的「有權」是指「權利」，當中涉及是否合乎道德倫理？這樣主線就可以建立於倫理價值的討論之上。

在「權利」的準則下，論點的建立也更容易圍繞價值的討論展開。如正方可以提出認同父母可以控制子女性別，會衝擊家庭倫理價值。「子女」雖然受父母「監護」，但他們也是獨立的人，應有最基本的尊嚴與平等。父母有權選擇

子女性別，等於認同父母可以控制、決定子女的人生。

此外，在法理層面，如果容許父母合法選擇子女性別，可能會產生社會效應，在本身性別觀念重的地方（如重男輕女），會「進一步」令到社會男女比例不平衡，並加劇「男女不平等」的觀念，令到惡化性別歧視問題。此處回到當初的「值得」與否的問題，立場結論就更為明確。

價值討論並不是空泛的，而是有一套邏輯去證立為何某套價值更為重要，從而支持某項價值命題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過去價值型辯題往往給人一種老生常談的古老感覺。然而，隨着科技進步，新科技對原有價值的挑戰與衝擊愈來愈明顯，也愈來愈受到關注，有關科技倫理的辯題會變得更常見於辯論場上。

比賽片段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1Jls4kNtf4Q&list=PL5iiLAXq6jw1hk6m6vambf2hQHmIZ-BApaI&index=10

◆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

## 古文解惑

隔星期三見報

### 動中靜是真靜 苦中樂是真樂

明刻本《菜根譚·前集》第89條、清刻本《菜根譚·概論》曰：靜中靜，非真靜，動處靜得來，才是天性之真境；樂處樂，非真樂，苦中樂得來，才見心體之真機。

《菜根譚》所述「動中處靜」、「苦中作樂」思想的關鍵，源自人的自然本性。儒家主張人性本善，相對外在的環境，君子更應修養內在的心靈。因此，《論語·里仁》載孔子曰：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」認為沒有仁德的人，內心不安，不論外在環境是苦是樂，一樣無法安待。

以孔子為例，《論語·衛靈公》記述他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不滿君子竟然也要遭遇困厄，故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孔子則回應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說明君子與小人一樣會面對人生的不同順逆，只是君子可以窮不失志，安貧樂道，不受環境影響；小人一旦陷入困境，就會自暴自棄，一蹶不振了。

孔子又自言：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說明非義之財，取之不安，而君子只要心安，即使貧窮，亦能苦中作樂。可惜，現實中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很少，即如孔子的弟子，也只有一个顏回能令孔子滿意。《論語·雍也》載孔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。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認為顏回身處困境，人人都愁苦不堪之時，他仍能不改其內心和樂，實在是賢良的君子啊！

孔子的話，正大光明，無疑是至理名言。但現實世界中，未必人人可以承受生活環境的種種痛苦，可以看破一切，做到真正的苦中作樂。雖然如此，《菜根譚》所言「動中處靜」、「苦中作樂」的道理，仍然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生活事項上，令人有所啟發獲益。

以寫作為例，如果一味只懂寫「苦中苦」、「樂中樂」，無疑顯得單調乏味。但是，如果可以逆向思考，嘗試以「苦中見樂」、「樂中見苦」為主題，便能進一步予人驚喜，令文章的可讀性更高。因此，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曰：「以樂景寫哀，以哀景寫樂，一倍增其哀樂。」舉例而言，一般人寫離別之情，大抵以抒發哀情愁懷為旨，但王維《送元二使安西》一詩，卻表現出另一番情味。全詩云：「渭城朝雨裊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」

明明是送別故人，作者卻起首交代送別地點渭城剛來了場清晨春雨，使天色清朗，道路潔淨，客舍青青，楊柳翠綠，為這次送別營造出一種清新自然的舒適環境。或許正因為這種出人意表的布局，這首詩向被譽為古今離別詩之絕唱，如宋代劉辰翁《王孟詩評》評云：「更萬首絕句，亦無復近，古今第一矣。」明代敖英《唐詩絕句類選》曰：「唐人別詩，此為絕唱。」

除上述，逆向思維，反中見義，在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可應用處。各位不妨一同細想，品味《菜根譚》的智慧。

#### 譯文

在寧靜中保持到平靜，並非真平靜，在動盪中能保持心境清靜，才是合乎自然天性的真正平靜；在歡樂中感受到快樂，並非真快樂，在艱苦中能保持情緒樂觀，才是發自內在心靈的真正快樂。

#### 註釋

- ① 性天：即天性、本性，指天賦於人的自然本性。語本《禮記·中庸》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《隸續·漢冀州從事郭君碑》：「資於父母，忠以事君，性天自然。」
- ② 真境：真正的境界。原為道教術語，泛指仙境，如《宋史·樂志》：「蓬萊瑤館，金碧照三山，真境勝人間。」《道法會元》：「由仙道，而升真境者，曰靈寶天尊。」
- ③ 心體：心的本體，泛指內在的思想感情。《後漢書·延篤傳》：「仁以枝葉扶疏為大，孝以心體本根為先。」
- ④ 真機：天機，玄妙之理。唐楊巨源《送淡公歸嵩山龍潭寺葬本師》詩：「野煙秋火蒼茫遠，禪境真機去住間。」宋陳師道《和買松老春晚》詩：「一臥海城春又晚，不妨閒處得真機。」

◆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